

思

軒

文

集

思軒文集卷之二

記

九華書堂記

池之青陽縣南有九華書堂蓋唐供奉翰林李公白字太白所嘗讀書處也初公之浮游江漢也遙望九華山而樂之適故人韋仲堪為令遂卜居焉其居在龍女泉側歲久掩為民丘宋嘉熙初令蔡元龍訪求遺跡始創書堂于茲山之麓化城寺東以山初名九子亦公所易今名故以為書堂冠焉勝國時邑人柯敬之嘗加修葺去今二百年已敝不支敬之之曾孫暹為按察使欲修

未果至是其從子志洪捐資集材撤而新之中為正堂
五間翼以兩廡前為碑亭又前為石門施以扁額寺僧
德侃來謁予求記公蜀人也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
南游江淮至楚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
溪入吳至長安被遇玄宗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
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
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受永王璘辟璘敗長流
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會赦還憇岳陽江夏久
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
冰為當塗令往依之卒葬青山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

閱歷可考見者如此所謂公嘗讀書于九華者當在天
寶十四載前上秋浦時而郡志又謂公樂五松山水之
勝建堂讀書于此豈記者誤以九華為五松抑銅陵縣
別有書堂今皆不可考也噫公一代文豪也舊史稱公
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故平生歷涉畧無
膠滯後人仰之每因其所至而表見焉如齊魯之有酒
樓有六逸堂其在姑熟如謫仙樓翰林宅十詠亭之類
清風逸韻千古不泯宜乎茲堂之建于昔而復于今有
如志洪者之致意于斯以克承先志也抑嘗考蜀之彰
明有大匡山山下亦有公讀書臺即少陵寄詩所謂匡

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遺址尚在今隴西寺而茲堂既
移建化城寺側乃復有如侃者協力以相成之於此可
見其風聲氣韻之相感不徒在吾儒者雖異道之人亦
知景仰而效力焉故不辭為併著之俾刻石堂下若夫
公之文章流播宇內光燄萬丈人皆見之又無俟予言
之贅也

山陰縣新建柘林肺記

鑑湖之水出平水若耶諸溪其源三十有六皆西北流
入小江以達于海漢永和中太守馬臻始築堤瀦水以
鑑湖名周三百五十有八里溉田九千餘頃在會稽山

陰二縣境內其地勢南高北下故湖高於田田高於江
皆丈許水溢則泄田水入于江水涸則決湖水以溉田
宋初又建斗門八所以時閉縱其餘堰牐陰溝之類不
可殫述而民享其利亦已久矣至熙寧中並湖之民始
有盜湖為田至九百頃者久之益甚至取其利以歸公
上湖所剩僅數百畝而利之所入復未必盡在官而所
害凡數千頃蓋湖與堤自是俱廢而水旱之患起矣既
而蕭山磧堰又廢西南諸水逕趨入海其小江名錢清
江在郡治西北以受斗門諸堰牐之水者遂壞塞不通
斗門八所皆毀兩久則江水逆入內河衆流併入玉山

斗門宣洩不及而郡又有浸淫之患 國朝天順間為
郡者嘗橫江建白馬牐以通上水入江其意本以濟旱
而江愈淺隘時遇暴漲則徧決江塘水退復募工修築
反覆勞擾寢妨農時而民尤受弊成化癸巳浮梁戴君
廷節來知府事宣

上德意問民疾苦時有以水利言者咨諏而審度之曰
馬臻之築堤障湖水也趙彥倓之修塘防海水也今水
勢高下與古不同而猶襲故跡欲收成效詎可得乎於
是相地之宜順水之性于小江南北建四牐曰新竈柘
林區拖夾縫以泄二邑之水又于蕭山邑境建龕山斗

門以殺西水以乙未九月興作卒功於丙申三月由是水患可息歲計可成一舉而上下兩得之矣予友監察御史陳君壯以書來道其民意請為之記予復之曰鑑湖之利害昔人嘗有定論矣以為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之悠悠之事何患乎利不興害不除君其庶幾於是乎不然自熙寧迄今閱數百年為郡者經幾何人而卒未有能為之者大抵施小惠者以民勞為辭恤浮議者以公費為解而君獨奮然以興利除害為任而他無所顧忌故能保成功而開永圖是誠不可以無述也

武進縣儒學興造記

學校風化之本興學校者爲政之首務自昔有天下者之所右尚而不能無盛衰隆替之異不特繫其時亦因其地焉尔武進縣學創自宋咸淳乙丑歷元至我

皇明二百年間凡再燬於兵五入於敝而建置增修之者屢矣成化辛卯汝南熊君來知縣事顧瞻廟學循致圯壞乃諭於衆期於改作謂事當有序功不可亟於是求其甚敝與素所未備者以次圖之以壬辰六月首撤學舍之在講堂東偏者構重屋二十二間東西向次撤射圃在學舍北者即其地建尊經閣三間二挾南向而

別構射圃亭三間于閣東先是閣之北學舍之東皆迫
民壤皆重購得之而規制宏敞繪飾藻麗一材一甓皆
堅良可以持久蓋不務苟完不欲速成閱歲癸巳甲午
始克就緒教諭莆田方君榮謂俱嘗遊學于斯屬記其
事予惟聖人作經載道立學校以教人而使之明道其
所載與所以教之使明者皆不遠人以為道而第為之
開導誘掖之方爾然嘗考之漢興六十餘年至武帝時
始立學宋立州縣學亦在建國八十四年之後經籍在
唐以前皆寫本未有模刻之制人艱得書然當是時學
者多以家法教授轉相傳業挾策負素者皆手自書其

於成材亦難矣洪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首建學校

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書自是舉民生之秀又而萃
于學發聖賢之奧旨而著于經學有師承經有版籍俾
無負笈之勤繕寫之勞士生斯世何其幸與雖然倡而
不和教用是尼祇循德意又係乎郡縣守長之賢之
作新黌舍尊崇墳典是以海隅日出之地弦誦相聞况
圻內大邦宰邑名流蒙被道化最先而不承惟恐其或
後士生斯地又何其幸與吾黨之士誠知自幸曷益勤
勞早夜勉強學問進而登斯閣則經史在目沉潜玩索

以博求是道於書退而居斯室則師友在席講貫切劘以反求是道於身而又即其暇日游藝於射以及其餘本末兼該內外交養以成其才出而用世以丕隆文治斯庶幾其無負矣熊君名翀字騰霄其治邑多善政邑有後河說者謂通塞與文運相符亦加浚治云

退菴記

廣西慶遠守周君一清既謝事歸乃作小軒于居第之偏以退菴名之間因其鄉陳監丞旅請予作記君字庶夫台州臨海人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江西累遷至慶遠守時柳慶猺獠竊發巡撫都憲韓公雍以便宜命

君從征君擣其巢穴賊平撫其人民著有勞績廣人思之成化壬辰丁慈母憂服除以親老身衰妻病子幼因不復出君既作四宜退詩至是又以名菴見志也予惟君子之仕也有道焉不必於退亦不必於進也方其齒壯氣銳時有可為而才足以有為吾於是進以任其職焉至於身之既衰力之既憊抑或牽於私與懼踰涯分則有退而修初服爾此進以禮退以義者君子處世之常道也然而世之仕者不必皆君子亦不必皆知道也故汲汲於名者有倖進之心庸庸保祿者罔恬退之志於是乎以歲器待時為持重明哲保身為勇決此難進

易退又君子守身之高節也嘗試以古人觀之如司馬池嗜退者也錢若水急流中勇退者也君去郡年纔五十不可謂不早為柱下史為良二千石不可謂非榮遇而君乃決於求退蓋異世而同符也君有四宜退方之古人如孔戣負二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又非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雖然以三數公者而擬之歐陽文忠公似又非其倫也歐公在當時常欲早退以全晚節觀其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皆發於至情然則君之退豈誠有慕於文忠者乎苟有慕於文忠所謂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者君尚念之母徒以功成

名遂身退自詭也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于淮者也

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醜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肺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閼舟既不通肺亦隨毀廼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以為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

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牐其大橋新開牐之故存者
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牐冬月水涸
則由壩又建減水牐五以防汜溢淺鋪五以備䟽濬至
於涖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
無不為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
克寬具事顛末來請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昉於左
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牐置堰宋至紹聖
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漕法之講
於儒先者最為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為豐溢大
抵建國于西北為不拔之基取財于東南供不貲之費

由今視昔初無少戾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為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遡流而趨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接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蒸徒歡呼無事轉輓篙工舵師枕卧

而至其為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略
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群議茂績成績施加當時
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咨德西昌人巡
撫淮南焯有風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
亦累著奇效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略而不書而特書其
興利拯患克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為後來者
勸云

廣福橋記

閩之崇安有橋曰廣福其頽圯久矣民病涉焉邑人崇
德丞彭禧黃巖丞江軒皆以老辭歸故鄉暇日經青雲

渡相顧言曰吾邑切於利濟者莫廣福橋若盡相與圖之又曰先義民暨孟舟欲建未果今舍其子煜無可與計事者乃往告之煜慨然發白金千兩為倡義民范汝進子勲聞之亦以二百金來繼曰此吾先子遺命也於是好義之士更相勸率捐貲樂助日益充羨乃具白於分巡僉事高君崧以移檄於同知府事李君明俾之綜理僉事談君俊叅政徐君貫復為處分至於伐石搏埴市材庀工百凡調度則皆邑令任之而前有余衍後有熊瑞焉興作於成化庚子秋八月閱丙午夏六月而功成彭丞乃具顛末走南都請為作記嘗考之圖志崇安

有西北溪其源出於江右之分水嶺經大安驛至第四
渡則合溫林寮竹山觀音寨之水至石雄里交流入陳
灣陂由邑西而下至北關則匯而為溪隄闊水深艱於
濟渡古嘗建橋以通往來近而邑之石曰吳屯大渾諸
里遠而浦城又遠而廣信上饒永豐諸郡縣之凡有事
于斯者之所畢由橋初名德星宋景定中令劉漢傳重
建易今名然槩以木為梁僅無斷決乃今累石為址者
七中分六空上架巨木甃甃亘之覆屋三十七楹其廣
二十有五尺脩百二十步有奇蓋石固材良工勸事程
拯危為安易脆以堅其傳可綿千禩而視昔萬萬不侔

矣古者道路之修職於司險其有不由道而橫行宵征
不由梁而川游徑踰者秋官為之厲禁近世以來古制
漸隳吏無常守功利之說往往為浮屠氏專之以掩為
八福田之一而覘陳議鄭率為有識者所窺良可慨已
肇茲役者乃在於鄉邦之彥而究厥功者率歸於藩憲
之賢郡邑之良所謂廣福庶幾吾儒者布德施惠之福
而非彼異端邪說之冥福可比予故樂為記之以授彭
丞俾歸而刻石立諸中潭以示來者蓋非徒戒騫崩之
不葺免揭厲之莫通抑亦使後之人之曳杖逍遙于茲
如泳漢浴沂之樂者予以詠歌其遺澤云

懷恩堂記

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吳君之致其事而去也乃求善書者爲作懷恩堂三字將歸以揭之堂中以示不忘君親之恩請予爲記蓋君歸已久而記猶未作乃者復戒其子綬以書來速記爲之言曰親者所以生我者也非親曷生君者所以治我者也非君罔治故拊摩鞠育出入顧復皆親生之膝下而況有義方之訓式穀之誨以教之使成者乎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皆君治之域中而況有䟽爵之貴制祿之富以用之使顯者乎此古之孝子所以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忠臣雖

在畎畝猶不忘君蓋懷其恩而圖以報其德也吳君生有異稟為父母所愛長育而教誨之遂遊郡膠以太學諸生筮仕為光祿署正時其親已即世三載獻績授以勅命褒贈其親又六載績成以進今官敷歷兩京幾二十年而君於持身甚飭涖官甚勤雖言動之微不敢少肆曰懼辱吾親也雖咎刻之頃不敢自逸曰恐負吾君也淬志礪行晚而逾篤奉公守法久而弥慎比今老矣且去位矣而於羹牆之思葵藿之誠猶惓惓服膺如見其親如對其

君且名之堂以顧諟焉然則如君者謂非公義私恩之

兩盡而能移孝以為忠者乎噫鳥鳥私情常不忘於返哺犬馬微勞誓效死於驅馳凡為臣子而能懷恩於君父者固人所喜聞而樂道者也故卒為記之

東湖十景記

予姻楊公叔理之別業在邑青祈西距其家一舍許五里湖側其地有清泉白石之勝公每居之以自適焉一日曳杖逍遙林下望其西得異境于烟水微茫之間亟命舟過之驅僮僕薙草萊剪荆棘循山而行步履漸高而景益奇訪之居此曰此南山棄壤也遂捐金購得之蓋其山在湖之中面青祈背具區其西與九龍諸山相

對峙風帆浪楫出沒其下而樵夫牧豎謳歌互答于其間於是即其亢爽構屋三楹榜曰懶吏廳蓋公嘗發粟賑饑有詔授七品散官因號滄洲懶吏曰廳者真若居之以聽事云也廳之前有松數株梅數本竹數百箇曰此古人所謂三友也今與我為四構軒曰四友軒又其前則古松離立森秀翦鬱而一逕縈紆詰曲于其中因名曰萬松逕五畝園則其旁小圃可蔬可果而其名則取諸司馬公獨樂園詩中語也公嘗畜雙白鶴治田藝黍以給之疏小沼飼魚百頭取以供客此俸鶴田飼魚沼所由名也客至或拂石手談或呼酒對酌酒酣客

去漱流岸澣湖上有亭園中有石故以敲碁石漱酣亭
名焉夏月伏暑一濯清泉可以滌煩歆冬梅花盛開移
小艇往來湖畔挹清香而顧踈影洒然若沉疴之去體
恍然若夢覺羅浮而月落參橫猶聞翠羽之刺嘈也故
又以滌煩名泉梅花店名舟而揔揭于門曰山水之間
以示其趣尚有在以求自附於六一公也予惟天下未
嘗無佳山水特以不遇於人擯棄于荒榛野蔓之間者
世亦何限一旦而有遇焉若山為之高水為之廣然山
水實未嘗有所增損特因人而勝而名以顯于時若柳
子厚之西山向巨源之東湖又有高文大筆以模寫其

勝槩去今千載猶使人追思跂慕以不至其地為恨如
東湖者豈非造物所閔以遺吾叔理抑又豈非茲山之
有遇哉故漫為記之以歸之公俟予他日歸來尚與公
擇勝而遊登高而賦以盡挾山中之奇不識公能為叢
桂之招以招我否乎

紹興府學科貢題名記

國朝取士之制惟科貢兩途為最盛士游於學而術業
已攻者有三載之試廩於公而多歷年所者有比歲之
貢皆由郡縣以達藩司升之春官而進之大廷百司
庶僚胥此焉出簡拔遷叙舉異凡品然則士由科貢以

發身者豈不為榮幸矣乎紹興府古會稽越國號稱多
士比入國朝涵濡道化既深且久故士風益振人才
益盛文學政事與古相望乃者浮梁戴君琥由南臺御
史出守茲郡蒞事未幾庶政畢修而尤屬意於學校之
教勵講習之業嚴課試之法勸綏引翼無所不至人才
之出視昔抑又盛焉於是繕治學宮興舉廢墜顧科舉
題名自宋元來碑石具在而國朝尚缺將續書之遂
因推官蔣誼之來南京以屬予記夫科目自唐始盛而
題名慈恩亦自唐始後世相沿遂有題名太學之制故
士由科目進者有錄以書其名而貢不與有太學以題

其名而鄉學不與然則題名鄉學而併及貢焉夫豈有
不宜乎雖然一士之名不可遺既書之錄又書之石既
題於太學又題於鄉學謂簡冊至柔而石至堅可託也
謂太學遠而鄉學近可感發而興起也上之人所以旌
前勵後以為斯士慮者亦周至矣士由科貢起者蓋亦
周於自慮以求所以充其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勉其實
以充其名以建功策勲於時鄉之人將有感發而興起
者以紹續其風猷則石有時而泐而名不泯流芳竹帛
與書紀野無遺賢詩歌濟濟多士同垂不朽豈不尤榮
幸矣乎

梅軒記

莆陽有隱君子曰李體節氏負性介特於植物中獨喜
玩梅謂其標格清絕不與衆芳為伍有類於人之清脩
特立不與時沉浮者也其先世居邑之揚義至是族蕃
地隘更卜新居于岐山巷居左右植梅數本而構軒其
中日以讀書教子為事稍暇則吟哦梅下蓋啓窓見梅
出戶即梅風晨有香月夕有影起居食息無不與梅接
者因以名軒嘗請其鄉柯學士孟時作記未果而公卒
頃者其子伯通舉進士遊太學乃屬學士之甥黃秋官
榮以記來請予聞之隱君幼有立志年十八即代親持

門戶親有宿負債之悉出其妻之奩具公府徵徭誅求
百出委曲酬應不以委之兄弟兄體廣為庠校生歲給
其資弟體威析居復資其構屋之費從兄廷列為豪家
誣構為直於官其里人有以重賂求竄其戎籍者則毅
然斥之蓋其平生勇於行義廉於視利其學博通墳典
其教子篤於詩禮伯通既策名科目伯賢伯怡皆學有
成效從子伯獻亦領薦以起而隱君之後蓋駸駸貴顯
矣此孟時之所欲為記者以其賢有足嘉也昔宋廣平
作梅花賦人謂其有鐵腸石心不解為清便富艷體予
謂梅非清便富艷可盡非有鐵腸石心如吾孟時者不

可為此記予固非其人也然雅亦好梅強出此語以復
秋官以全吾孟時之諾

戚墅堰橋牖記

戚墅橋在晉陵城東一舍許運河北偏河之南為戚墅
堰因以名橋夫穿河以通漕舟䟽港以泄河水自六朝
來已有之則橋之建以通濟利涉其所由來亦遠矣
國朝正統庚申先季父守勉府君嘗集衆力修葺之閱
四十年今復就圯成化戊戌秋八月予待次東歸通守
四明吳君桓訪予山中舟經其下而危之曰此東南驛
道也廢而弗治可乎即日下令謀作新橋蓋舊惟壘石

為址架木為梁歲久木蠹橋遂不支至是求良工伐堅石而鼎建焉下為圜空上加扶闌其脩廣皆如其舊而高過之附橋之內增建石牖蓋每歲夏秋河水暴漲則閉牖障水使東注震澤以趨於海而港之兩涯下田可免墊溺此吳君所為深計遠慮以貽吾民又不止作橋以便行者而已也始吳君之欲建牖也有持異議以搖之者曰此堰水則彼受害不幾於以隣國為壑乎君即舉宋簞鍔吳中水利書示之其略云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側古有泄水入江之瀆十四道每瀆皆有石碶斗門以制水否則水且泛溢而灌浸江陰之民田民

居矣元祐中蘇文忠公亦嘗錄進此書于朝謂可施用
牌之建蓋本諸此遲以歲月吾將自黃汀堰以下至牌
涇十四瀆皆作之此特其權輿也於是衆議遂息而牌
亦成矣其成以明年夏六月鄉父老謂予宜有紀述夫
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川
梁達道之修固為政者之急務也然能究心於此者幾
何人哉故陳廢先王之教而川不梁輦朝知其必亡彭
城橋梁郵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矧橋不徒修而且為
經久之計牌不終廢而訖舉既墜之典使人無遺患地
無遺利豈非可以觀政哉予故不辭而為之書以頌君

之美以詔夫後之人

靜省齋記

金陵王宗本氏自號靜省其為人醇厚謹飭其性樂幽
閒而厭躁競遇事必思思而後行其所居闌闔中呌器
戾突之聲交戶外符傳之馳龍斷之登者皆不暇思省
之人也而宗本居之賈焉如逃空虛如遊于深山巨林
一室潔清左右圖書賓友過從焚香淪茗清談竟日無
厨傳之供聲樂之娛未有不悠然自適者也至於燕居
獨處沉潜玩索或理有未喻事有未達必思思而有得
必措諸行而尤慮其有忽忘也又即自號以名其齋間

因吾鄉李駕部宗羨請為之記昔諸葛武侯嘗言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子魯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欲修其身者不可不省而又不可以不靜靜則無雜無雜則虛明由是而省察焉以自謹於隱微幽獨之中則其身可修行可成矣不然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日惟汨滅膠擾之不暇雖欲自省且不可況乎能靜而能定也宗本知究心於此故能以冲然之懷而脫迹於譴囂之途以惕然之念而致察於眩惑之境而不逐於邪不撓於私固本其氣質之清學力之專亦未必不由於尊賢取友之助也予未獲與宗本遊而得之駕部者如此他日因駕

部幸一致之又當進宗本以道必如吾夫子所謂內省
不疚如濂溪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物來必應此心常如止水事至必行此身常由於規矩
中雖自是而晞賢可也學聖亦可也宗本其無自畫焉
曰恐懼修省吾聞之游雷震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
吾聞之莊周氏矣此非予所可知也

承慶堂記

世所稱名門右族者未有不本乎先世之積慶所致也
惟其嗣世之有賢有愚故其傳世之或絕或續此慶之
積又貴乎承之有其人也此吾鄉鄒氏承慶之堂所為

作也鄒氏自宋道鄉先生以來至佑之凡十三世四百年于茲矣其貽謀之遠訖如一日蓋不惟無墜且加封焉此何也一慶之相承也今夫貨藏于櫝物寓于人苟按視之不謹索取之非時亦未免有得失之患然慶積於先而承於後雖世代遼邈而錙銖不爽果孰司其管鑰孰執其券契以致然哉蓋善積於冥冥之中而神鑒於昭昭之表為子孫者苟能繼志述事修德行義天未有不陰相而默佑之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其承厥志曰丕承武烈蓋謂是也道鄉在當時清忠偉節照耀簡策不可尚矣至諱朴者始自晉陵徙居無錫

泰伯鄉世稱長厚佑之曾大父大父以輕財仗義為郡
邑所重考字以善讀書學問益務紹述景泰中嘗發粟
賑饑有冠服之賜以善四子佑之最長其為人最賢勵
勤儉之行敦仁讓之風凡所以續承先烈而垂裕後昆
者日孳孳也此佑之所為名堂以自見也為佑之子
若孫者曷亦知所警惕以勉修德業乎譬之水有源焉
濬之則流長木有本焉培之則末茂吾見鄒氏之後碩
大蕃昌而慶澤之來亦演迤而汪濊矣

元教諭張公遺像記

南京刑部尚書江浦張公間視予以其先祖日宣公遺

像屬為之記公諱宣日宣其字也仕元為滁陽教諭久之見時事日非遂去官隱居于滁之北門為終焉計此像不加公服而為燕服者當是去官時作也然距今幾二百禩矣中更變故滁當兵衝室廬資帑剽掠焚蕩此像獨能保其無失固已幸矣又安保其絹素完好績事鮮潔之若此者豈不為尤幸矣哉公因語予其先世向容人宋忠定公乖崖之後高祖蓋臣始遷于滁先祖年踰六十即命工寫像後數年而卒像留于長房元季倣擾伯母趙氏不携家資一物獨負像匿山谷間亂定而歸遂珎襲焉正統壬戌瑄舉進士奉使過家求之從兄

福興始得一見成化甲午以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改撫河南復往求之福興子廣懸像中堂鄉人長老觀者如堵咸謂瑄貌酷似先祖其眉目則與先君相類衆遂諭廣以像見歸予得之加珍襲焉蓋將以示吾子孫先生幸為記之予復於公曰唐薛元超為中書舍人見省中磐石謂其祖道衡常據以草制輒泫然流涕況見其遺像乎魏曹文烈嘗為吳郡太守後再至吳于太守舍見壁間祖父畫像乃下榻涕泣況此像傳之先世而且有類於公父子者乎公之子孫不患其不知愛重也公有丈夫子七人皆明敏辨博讀書業文日躋顯赫其所以

繩其祖武克紹先烈者自本乎貽謀之遠示訓之素似亦無待於像也雖然歲時令節瞻拜起敬則敦本反始之心油然而生此蘇文公之於公家乖崖所謂像亦不為無助者也

安吉縣重修廟學記

湖之安吉縣舊有學在縣治東宋建炎中為洪水所敗紹興初縣令馮康重建元至正間荐為兵燬國初知縣王津改建于縣治之西前為戟門中為大成殿傍為兩廡四年知縣孔克剛始翔櫺星門于戟門之前建明倫堂于殿之後設兩齋于堂之傍自時厥後支傾補敝

雖不乏人而拓舊圖新似亦有待迺者成化乙未冬安
慶余君順由進士來知縣事視事之日進謁廟庭退即
學舍目茲廢墜志於興舉越三載歲豐人和境內熙洽
於是謀諸同官各捐俸資為倡市美材求良工首易禮
殿之撓敗者次及兩廡之陟壞者咸繕治之以講堂壅
塞無以導迎清淑更于殿之西畔市民居得地若干丈
重建明倫堂三間齋房二間東西學舍十有六間中門
三間闕邃軒豁凡天目龍巖諸峯昔所未見今皆輸奇
獻秀於目睫間而學之制於是侈矣起工於戊戌五月
以是歲十二月考成教諭郭政乃馳書請記予聞之古

稱儒風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安定之為教授也弟子以數千計名齋以經義治事為別故當時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莖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用安吉湖屬邑也地之相去僅百里許安定以宋寶元康定之間教湖世之相後也纔四百餘禩而士生其間鍾山川之靈秀景先哲之遺範是宜英才輩出爭先磨濯以佩詩書服仁義應賓興而階祿仕者彬彬濟濟有非他方可及也雖然令長非賢則教無所資師模非良則學無所承此余君之作新學舍豈徒事乎觀美郭君之請記其成亦豈徒崇飾虛譽正欲鼓舞振作使文教益隆陶甄造

就俾學業益修不徒學宮之冠於諸邑而秀彥之出于明時躋於顯融亦將方駕於古人矣

東溪浮橋記

弘治五年冬十一月寧國府新建東溪浮橋成知宣城縣方君濫其事顛末戒二庠生王爵王彥來請作記蓋溪水自池歛西南而來流經郡境析為二派一西北行由蕪湖入江一析而東匯于南湖以達于吳越諸州以其在城東十里水合流處故曰東溪古嘗于此濟渡後先相沿第具二舟往來絡繹日不暇給夏月積雨溪水暴漲湍悍迅激又不免有覆溺之患今年四月一日溺

三十八人方君惻焉圖所以拯民於危躬履其地集諸耆彥而諮議之僉以浮橋當舉為對會巡撫都憲佖公傳檄諸郡亦惟以橋梁葺治為守令急務未幾太守范侯吉歸自考績君具白焉議以克合於是度地庀工著日興事首伐堅石餘二百丈以緣溪之兩涯涯分數級次購良材造巨艦二十八艘衡置之與石級相屬中渾二艘俾可動移以通舟楫其旁餘艘兩兩相比距以圍木維以脩竿橫亘盤結俾不可動春洊初解夏潦方作奔澌驚濤不突不隘自是渡者去危而即安待渡者舍誼爭而就便利聚觀者見橋成而不見勞費所及蓋昔

無而今有方營而倏就誠無異浮龜役鵲與所謂如枕
席上過其用心之厚成功之敏亦可嘉也已予嘗以為
天下事未嘗無可為者特為政者之不知為諉曰如其
可為古人當先為之矣噫古人亦人也其才猷識慮豈
必盡出於今人哉畏縮因仍玩歲愒月使穹壤間既有
遺利而又不能無遺患焉如自有茲溪其溺者不知凡
幾千百人自有茲邑其視溺者亦不知凡幾何人曾未
有憫而為之者而卒有待於方君重以伯公之明之倡
率之范侯之賢之勸相之以祛一時之患成萬世之利
是皆不可以不書也昔杜元凱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

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必不可作也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乃訖作焉晉武帝舉杯相屬李成進晉軍德勝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以免舟兵往來之勞唐莊宗亦解衣賜之方君此舉自當受

上旌賞不特與人頌之而已也繼今以往伯公當還臺省范侯與君亦當去歷華要獨二生者是邦之彥行入仕途往來鄉邑盡以此舉諭之來者勿視以為固有勿委以為末務思作始者之難而知繼承者之尤不易嗣而葺之俾永勿壞勿使脫輶弗道為有識者之所訾議斯可已予故具為之書以授二生以復方君邑主簿喻

簡嘗督後義官劉毅輩嘗分典其事於法亦牽聯得書
於是乎書

休翁壽壙記

兵部尚書王公名竑字公度初號慙菴既謝事歸河州
更號休翁公歸以成化乙酉歸二十年為甲辰年七十
有一乃作壽壙于先壙之旁閱七月而訖工壙深一丈
五尺廣袤皆周於槨自址至頂皆甃以甃築土于外周
際固密而留其中以俟窆而穿焉公之初為壙也鄉人
有難之者曰今制凡大臣終皆官為營葬公當朝元老
上所優禮賁終之典固應有待似無庸為此也公哂然

曰竑以謏薄叨職侍從曩因北虜犯順奉命總師深入
不測之地自分身膏草野馬革裹屍以忠為臣之職分
不識死生利害為何物也仰賴

神謀廟筭師無敗衄而竑遂繆膺獎擢致位夏卿董正
六師期於自効屬時罹疾所懼妨賢乃五上章得請休
致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孤正丘首志願畢矣何敢
僭擬當路以徼意外之寵言者唯唯而退公乃以書來
告輿曰先生我故人也曷為記之輿聞之達人太觀以
死生為寤寐形骸為逆旅謂生非吾有未嘗以死為諱
故有豫為冢棺以隤然處順若唐司空圖者然公豈其

倫哉公天賦穎異學術通貫始擢第時其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奸禦侮忠義奮激以功超拜僉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璽書巡撫淮揚總督國漕威行惠施賦入增羨蓋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末禩公名大振于中外

今上即位圖任老成登公八座馴致柄用而公已屬疾上每留之而公請愈力勇退急流脫屣富貴然則如公之所謂達豈待晚節而後見乎故以休名亭以達生自詫圖雖偶與公同其視圖之過非其時其言詭激以免禍者則於公大有間矣公有子八人經中鄉舉累官山

東按察僉事某為庠生某為太學生某官河州衛千戶
諸子既賢而公遂樂有孝養以臻福履以介眉壽斯壙
之作吾固知其太早計也特以辱交於公最深且久故
不辭執筆為記其槩若其世次勲業之詳在國史
褒恤寵綏之典在禮官斯又在公千百歲後非予所敢
僭論也

秦氏新塋記

封武昌知府無錫秦公景暘將葬其配恭人殷氏于龍
山新塋預戒其子布政君夔以書來請記秦之先開
封祥符人遠祖少游以宋建中靖國間謫藤州卒藁葬

高郵子湛通判常州遂遷葬無錫開原鄉之槩山湛卒
子南翁占籍晉陵族日以蕃邑人名其里曰秦村高祖
仲益曾祖彥和祖季昇並葬槩山去少游塚一里然其
地故隘至是已不可耐乃更擇地于龍山之西闢為新
塋山凡九隴塋之所值乃其西來第二隴也雙溪縈繞
於其左諸峯拱揖於其右觀諸形勢既為勝境若夫土
厚而水深草蕃而木楸揆諸地理尤為吉壤塋之前建
石柱二石獸六中為重門內為享堂至於制勅有亭
寢處有廬規畫位置咸以法故公復念先大父丘壟在
遠百歲之後不能合食則曰吾聞之死者體魄歸地若

魂氣則無不之也乃設主藏於享堂別室歲時則奉以
祫祭焉復買祭田百畝畀其後人世守以供粢盛凡祖
墓在粲山者皆於此取給仍結草堂以為躬畊之所噫
公所以為斯塋計者亦周至矣夫自周官冢人用爵等
為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後世因之有墓廬之建宗子
去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時祭後人宗之有
墓祭之設蓋廟制不宜於今則去廟而營墓圭田不逮
於古則買田以供祭皆禮也雖然有其禮無其財有其
財無其時皆君子所弗行也故為人子若孫而欲盡其
尊祖敬宗之心者亦難矣今公乃優為之然則為公之

思軒文集卷之二
二十七
子若孫者苟能以公之心為心而繼承之則墓草宿矣
宰木拱矣而雨露常新又不但斯塋之新而已也

思軒文集卷之二

思軒文集卷之三

序

官箴序

國子祭酒河東邢公遜之既刻宋呂舍人所著官箴其鄉人常州貳守謝君庭桂得而閱之謂誠有官者龜鑑然公所授止於諸生之始入仕者若其已仕與仕由他途進者未能徧及遂謀翻刻以廣傳之屬予一言為引夫自成湯制官刑以儆有位成王作周官以訓厥官三代盛時多士彙征惟賢惟能官不必備然猶告戒之嚴明誨諭之諄復如此大猷既遠人偽滋熾分職授任日

以冗劇而必欲其黽勉修舉以無曠厥官隳厥事是誠
有待於箴規之作也夫藉箴規以自警士知自好者所
不敢忽况士而仕者乎有職守之司政務之寄果能致
謹於斯以警怠忽窒嗜欲閑邪妄由一念之微以至於
周萬慮由一事之小以至於總百度儼乎師友之切劘
肅乎繩墨之檢束庶幾無辱身喪名妨政而害治者則
是編之有益於人非小補也舍人仕宋當宣和靖康間
屢有建白其真拜西掖也嘗以切直忤權貴雖一斥不
復而講明道要超然有得出此緒餘具訓蒙士其在當
時已為紫陽夫子之所采錄遜之乃取而表章之而庭

桂復梓行焉蓋其不掩人善及與人為善之心古今同一道也自時厥後三事大夫有能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其功崇業廣進與商周諸臣相媲美回視舍人之所遭遇有不侔者則是編也豈徒有益於人不尤有益於天下國家也哉

送車推官赴任序

郡有守其下為倅其責任皆不輕獨推官以折獄為事尤任專而責重何也蓋刑非人情之所堪也小而箠楚之大而遷謫之又大而屠戮之而人不以為不堪而肆慙者其法平也其情審也然而法懸於上者有輕重之

比情隱於下者有誠偽之端使非紬其端以麗其比以慎測而詳讞之則雖鉗鉅其身而終無以厭服其心而民始有所不堪者矣是以國家於刑名法理之臣必專其任而不使兼領他事蓋重其責也不然則仕于郡者凡一郡之政何者非當任而何獨以折獄為哉金谿車君弘道之為常州府推官搢紳士咸謂得人謂予宜贈以言弘道讀書學古起家進士歷試諸司其於明刑弼教固已灼然知之審矣夫亦奚俟予言雖然予嘗人也亦奚可以無言近三數年來見為推官于常者幾人不剛而過於暴必柔而失於靡暴者多克而不仁靡者

率淹而罔斷故寬者不伸而姦者不詰然皆幸以無事
去躡大官收厚利此予所目擊而心隱者謂使有道者
居之必能上體朝廷建官之意以下啓吾民向善背
惡之心也弘道仁而敏深沉有器識且家世右族非倖
進錄錄者比固有道者今去而之常常之守王公賢者
也好賓禮僚佐其有合也必矣昔宋相蘇頌為南京留
守推官歐陽公深器重之事凡經子容覽閱者遂不復
省行矣弘道予將望君於古人尚何今人之足戒哉

贈張主事序

戶部主事魏郡張君秉彛之董賦德州也士友鄭宗緒

輦來請贈言予諾之未及為而君遂去其去既閱歲其
治事亦有能聲且受代而歸宗緒之請猶勤勤弗置雖
然君亦安用予言哉夫君子之樂受盡言者謂其言或
中道以有益於已也有益於已當先事而言此古人所
以於別必有贈其贈也必有規庶幾聞者有警心言者
無愧色夫事既有成則其言宜頌頌言之溢美者近於
諛其未至者為調子固惡夫諛且調也宗緒亦將何取
於贈哉宗緒曰不然君未可以一事盡秉彜也

國家建地官以登民籍辨土會制其疆理節其貢賦以
經國而阜民者皆其職也故分曹設屬必簡通才以輔

卿佐之不逮非徒以司出納而已也秉彛讀書學古始由進士拜一官治一事而君遽欲以成績頌之不猶知秉彛之淺者哉君如進秉彛於道則勤以率愔公以制私廉以律貪忠以獲

上惠以逮下凡可恃以立身而成名者固未可以一二既也而何以言為靳哉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然則予之所望於君者要不愧如詩書所稱而已他非予所能言也

贈羅田令徐士亨序

士亨之去為羅田令也交游士作詩送之亦既富於篇

什矣太學友陶繼成陳裕之輩敦尚古道謂當以道義相規不可徒事乎詞章也乃載酒穀拉予就士亭所飲期有以慰勉之酒半士亭言曰景泰中泰始遊京師越丙子鄉試時劉文介公操權衡以高下士誤寘予選首執政有欲為予求舉者不得則思傾文介取吾屬為魁者五人覆試之賴文介之剛正不屈而吾輩不落莫也事遂寢此吾道之幸也自是三至禮部皆不偶往歲春銓次吏部適御史員缺卿佐求之士由科目者十許人而吾忝與焉既而試事憲臺閱半載集試當授職近習有行間者言之總憲宜避嫌抑予寘乙等此吾道之不

幸也夫以一事之成敗一官之得失而遽謂吾道有幸
有不幸人將謂我見道之小者獨不思文介一蹟則縉
紳之氣喪讒間不行則綱紀之司存彼以大義維持之
而此以小嫌自劾此豈不係乎吾道而就吾固有言之
一舉首奚益一憲臣之不為奚損哉予聞其言而壯之
曰士亨自視其胸中耿耿者果尚在耶則安往而不足
以行吾道也士亨善自愛以善道民使一邑之民咸遂
生植興行禮讓則武城絃歌亦君子學道之所致也又
安知其不幸者之反為幸耶士亨亦樂聞予言復舉酒
相酢酒行無算賓主皆醉既醉而別明日繼成輩復過

之則士亨行矣

送許公大赴沂州序

太僕許君奏贊牧功進官二階同知充之沂州事將行鄉人在朝者謂予宜序一言為別乃為之言曰君去此將牧民也牧民之道古有以牧羊喻者君素監牧予請以牧馬喻善牧馬者必適乎物性飢則秣之渴則飲之秣之不以稊秕飲之不於污池蠲其阜櫪時其駕馭以安其生無困其力則馬之性全而材美外見矣視其材知其為驂駟騏驎也於是上之以充內廐服乘與其不材者或蹠或嚙而鞭策始加焉如是而不遂孳息之蕃

者理無是也牧民之道亦若是而已矣教之明鑒所以
濟民之飢渴也宜其室家所以安民之居處也寬其徭
役所以節民之勞逸也民生遂矣然後求其才者賢者
而賓興之以充上任使其頑嚚弗率者則禁令之蕃楚
之期變惡以為義焉此民所以無不用其情者牧之有
其道也巢父曰牧天下猶予之牧孤犢况一州乎同知
所以佐州牧也凡州之民其饑寒居處勞逸無不在所
當問其賢與否無不在所當知州牧苟賢矣吾佐之以
成善理固易易也抑或非賢彼既獨有其功而我當分
任其責諍之而或不從禮之而或不答如是而欲求善

理不既難乎勉其難而無忽其易在誠以接之公以守之爾昔魯侯誠心以行善政魯人頌之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尹去此予知有頌君者焉庸發此以為之兆

送劉通判考績還治所序

考課之法古也而用法非古歛其華而不探其本徇其名而不覈其實故誠偽曼漣而吏治不嚴於下者久矣國家准唐宋故事以吏部考功郎主群吏之課而考績黜陟則一本唐虞以作其急而要其成雖成周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亦苦其煩而况漢魏以降瑣瑣如京君明輩固宜無足取也其立法弼制之意一

何不肆不拘而明且慎哉徒以民偽日滋吏治日趣於苟簡奏功過者率據摭文具以旅進退盈庭積案雜遝填委而枚舉縷析之不暇於是假深隱之事書盈尺之紙一左其謀旋書下考雖有勞心撫字而政或拙於催科異行殊功而文或偁於程度且將就殿而諂詐污濁殘忍庸劣者或幸最焉此吾所以惜用法之非古也宜春劉君衢通判常州常為東南財賦之邦君又特外常員為理財設者征歛出納數累鉅萬急之則蒸庶坐困縱之則豪右受贏重以旱溢頻年流輸不輟如是而欲使上足國而下不厲民雖有智者亦將焉為謀哉劉君

處之惟公惟平視民疾苦有甚在已屬邑吏催徵過憫者皆禁戢之故民德君而事無不集今年秋考績天官遂得上最常士寓京師者咸往賀之属言於予予與君皆有志古道者也故不欲以一得為幸而以古法不幸不用於今者相與議振復之君必有以教我以卜君他日大用之漸

贈户科給事中陳君序

進士陳峻秀民以天順庚辰春擢第使江南還授户科給事中甲申夏四月也其姻進士余世用請言為贈秀民遂初先生之子先生素業醫其術甚精而其心甚惠

遇有疾致之輒往投之七劑無不瘳其為報有無薄厚
不恤也或報之而儀不及物雖達官貴人亦怫然去不
顧先生持是道遊京師者四十年且官武階有祿入矣
其家訖不居贏貲嘗指謂秀民此吾所積也至是秀民
果能力學取美官為先生榮視其他翦翦為利雖富累
充溢而其子之賢不肖或相遠其得失何如哉雖然秀
民之所以榮先生者宜不止此也

今天子御極大更敝政以銳意太平之治而於歛羣才
裒衆論廣視聽於四方周思慮於萬變其心每惓惓焉
故凡有言者雖微必錄雖越職不咎况發身科第而以

言爲職如秀民者哉秀民在戶科幾半載親見

上所以采納而推行之矣予竊以爲天下之事其大而可舉者宜亦有未盡也古之時任言責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辨是非得失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而其所以最大者格君心正王度以期其言之必用是以能面折廷爭無所撓屈卒置其君于無過之地秀民去是亦宜有言焉振風采于一時紹聲稱于千古則夫所以爲先生榮者將復有大於今日者矣

贈司馬祭酒序

上即位之年二月既望有詔錄群臣之舊侍東朝者於

時會稽司馬恂如以少詹事兼國子祭酒先是祭酒久
虛位

英廟嘗簡求之未有宜其官者公侍

上久其老成該博之學夙契淵衷故舉以授之非如公
卿群有司之必咨而後知僉舉而後任也其姻駕部副
郎邵君將往賀之以屬予言夫詹事者宮臣之長古所
謂儲端而少詹事其佐也弼諧審喻責任匪輕祭酒則
一位之元長古稱大司成者以教國子民俊惇教化之
原其責任為尤重也故非清才洽識不足以貳端尹之
班非宿學偉望不足以居師氏之位士一得之已為時

所欣慕況無而有之如公者哉公宋溫國文正公之裔
性勤敏讀先世遺書自郡膠升胄監以易學魁甲子京
闈鄉試天順丁丑

今上之復儲也由刑科給事中遷春坊贊善侍講經緯
逾七年陞少詹事又逾年而有是命蓋其始也慎其身
以輔翼吾

君而歸諸道而其終也推是道以淑諸人以充

上任使使四方萬國咸仰至化百官有司各率其職雖
聖智本乎天授拔茅茹以其彙征若夫毓德少陽興學
東序則其功未為無助也是宜翼

龍而升既兼有夫華秩且將循致夫柄用也予無似亦
嘗忝從公後以均承乎休命者故不辭其請而書以
贈之

送謝希顏歸吳序

予友謝希顏氏蘇人也其居闔閭城北其地曰山塘列
肆櫛比呌囂越亂取倍稱于道者聲相聞而武相躡也
然君居之獨不操奇贏均有無以取給資費他無所顧
問故其生熙熙焉若無累於俗者君有二克家子皆善
事君每晨起具酒殽為壽君性喜酒且樂客客至必苛
留劇飲以酣適為度二子者亦時益甘脆以佐歡故其

心又日休休焉有不自知其身之衰強家之豐約也君家有凝翠樓樓之後治小圃佳花名木列植左右達官貴人宦轍經吳下者亦間往就君君必傾倒或延坐樓上或遨遊圃間談詩鼓琴雅歌投壺浹清賞而致宴醺而君禮益恭貌益謹比去也或留詞翰遺簡牘為報君欣然納之雖百金不以易也噫如君者未可以凡士目之也夫居市而不為市之道此古所謂市隱者也放情於酒而不為沉酗以及於酒禍此古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傾蓋以接貴遊什襲以藏詞翰此又近於古所謂非德不交以寓意於物者也君生今之世行古之道予

於是雅愛重之君嘗謂予膺雖老尚能一脂牽來遊都下君當徹大官兩月酒納野人腹中足矣予初未以為然今年夏五月朔予方退自直廬聞客有投刺入者視之則希顏也乃相顧大笑亟呼酒與飲竟醉掃一室卧君上牀君瞠目視予曰膺聞古人有雞黍之約此殆庶幾乎復相顧大笑居半載朝貴多虛席遲之而君歸矣歸之日予送之都城東門酌之酒而贈之以言

贈解元金士廉序

成化紀元之秋應天府開科試士得儁者百三十五人其第一人金簡士廉吾常武進人南京戶部郎中元之

之冢嗣鄉貢士順之刑部主事和之從子也士廉至是生二十又四年矣回眊元之與予同發解時士廉甫三齡秀茂之質穎異之性皆本之天授而瑰瑋卓穎之器則自其幼學以長日漸進於有成其所習雖舉子業每好為古文奇語雖顓門毛氏詩而亦旁及於子史諸書元之嘗謂予曰吾子簡讀書頗知端緒而性苦不勤和之亦言簡之文或有可觀采殊恐其傷於奇尔士廉聞之遂痛自懲艾掇剔其奇以歸於正警策其惰以趨於勤曾無幾何而大有兩造就矣士廉大父文靖先生嘗典教郡邑其最後由南樂解官歸以受其子之封於

諸孫中最愛士廉曰吾平生積累已發於子而復有是
孫書香之不絕於後胤有足徵矣然則士廉一賓于鄉
裒然舉首雖有賴於諸父之教亦由先生積累之所致
也雖然士之亢其身與亢其宗者當自期於遠大而區
區近小不足畫也以英年冠多士發為文章以顯名天
下自世俗觀之宜若無待於修為矣然推而極之以造
道而成德效用于時以大展其經世之略必致命而無
所愧則科目其階文章其華尔其繼自今以益克自勵
士廉亦烏可以已哉九月壬子將歸自金陵拜慶于家
地官諸卿士屬文贈之予忝遊於元之昆弟故敢為規

切如此若徒以頌而不以規則不腆之文人皆可為亦奚待於予哉

選李太常致仕詩序

太常古秩宗周官小宗伯者少卿之任也典三禮六樂贊天子以有事於郊時宗社皆貳其長以從事其位望之隆非通儒不足任而任之者非清明謹肅不足以言稱也 國家建官參酌古制而太常之選尤在得人三數年來亦頗於玄學中求之如少卿李君者是也君始為樂舞生宣德初選授司樂久之遷協律郎正統十年丞太常又四年而進少卿立朝幾三十年左右

列聖執裸獻贊大禮者屢矣然小心慎密以無愆於儀則終始如一日天順初元

英廟復辟念君筋力向衰俾來南京綜寺事又九年為成化元年遂乞休致烏虜求今之人如君者抑豈可以多得哉夫兩京神樂觀其徒之衆奚翅數百人而官太常至卿佐者纔數十人君起家郎署躋穹秩而又

推恩考妣以顯榮之超出夷等此固其徒之甚少者也予竊祿於朝其數十人者皆接識之惟君能好賢樂士開公署植花卉日致佳客談棊鼓琴翛然不混於流俗此又其同官之所少也君移官于茲公務甚簡而金陵

又君上著優閒足以弛其勞便安足以適其性雖以官
為家可也而君求退惟恐後棄榮名無少顧藉戒貪饕
而保終吉此又吾儒之或少者也此士大夫之所為嘉
尚之而願有贈也君歸第之日水部郎中陳仲智倡為
一詩從而和者若干人予於君最故又僭序于首

賀大理卿夏公序

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昔人嘗有是論也而士
之仕也恒病於不能無焉豈惟才質之偏職守之拘勤
心勵志者之未易得抑亦奪於異見狃於近習或不能
無輕重損益于其間也故以道德文章為務者至鄙談

吏事而有志功業者則又以行義文史為迂自非具通才懷遠識知仕學相須而能盡其事以及其餘吾未見其能兼也仁和夏公季爵舉乙丑進士歷職郎署遷少大理成化初元擢貳奉常尋擢為卿遂長大理

上意以為舊京所在獄豻猥多任之不可非人是用輟公禮樂之司復茲刑辟之任蓋望之以平反庶獄祗若德意也惟公自起諸生官朝著垂三十年其始也執法秋曹凡所訊讞人無冤稱比居棘木之署人尤賴以不冤此其優於政事匪獨

上知之雖庶官有司無不知也然士與之為文字游者

又從而知其學術焉故時出緒餘以見於紀述形於賦詠汪洋橫肆非僅窺筆墨畦逕者比與辱交最久嘗竊與之論議謂文章必如歐陽文忠之天才有餘學術醇正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斯可謂之潤身政事必如歐陽崇公之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如是斯可謂之及物士或舍是不圖而徒以縞章繪句為工深文巧詆為能尤詡詡焉自衒曰我文士也我理官也皆苟焉而已矣故期與季爵共勉焉然為別既久思復一申其說適太常少卿李公以贈言為請遂書以歸之亦

庶薦久要之義云

贈錢長史序

成化紀元之冬 晉府左長史五河錢公文淵以內艱
服闋來遊金陵訪其姻戶部侍郎陳公冲霄于南曹之
署未幾言還人之羨之謂文淵胷中負奇氣見於外者
蔚然盛文采今茲之來豈徒尊酒相屬悅親戚之情話
其於山川之勝都邑之雄盖一覽得之以益助其氣昌
其文庶幾司馬子長之奔放而傑特者也予曰是知文
淵之淺者也文淵在正統初以明經舉鄉薦則江東其
少所經行處也既而上春官分教東平超拜長史則齊

魯幽冀之區又其長而宦途之所涉歷也助其氣昌其
丈夫豈待斯行哉予知文淵適有感焉比者淮揚大水
年穀不升民用荐饑流移轉徙者日捐瘠於道不能如
向之五穀蕃熟椎羊醢酒以祀田祖作樂飲食為一時
之逸也文淵所過接有司之賢有振廩而勸分者乎南
都民物萃止然多逐末務貿易以仰給他方歲既大侵
米亦翔貴甚而有探囊拊篋之虞不能如向之熙熙問
并軌道列肆竒贏以游鼓囂譁全烟埃使犬豕烏鳶得
飽其腐餘也文淵之來遊從於公卿士大夫之賢有議
欲緩刑弛役去幾筭禮索鬼神除盜賊者乎苟有之文

淵當為斯民幸不然則觸於目隱於心者皆仁人之所
必至尚何以觀覽為哉文淵行且入覲需次銓曹誠能
以今所見與素所抱負欲行道而濟時者陳於
上使民隱上通而恩澤下流則斯行也不為無補尚何
子長之遊之足擬哉

送程學韶歸閩取科第序

學韶莆士也莆多名宗其賢父兄訓迪子姓多授以儒
術其子弟之良者亦多務業儒起家科第以歸為親榮
有奪而之他道者衆共姍絀之弗齒也是故雖中人之
資亦將化而為善類況其質固厚其才固良如學韶者

乎學韶幼穎異喜讀書厥父仕豐趣之學故在髫髻時
操觚為文章已有奇語年十七試有司不利言於父來
之南京時其舅御史嚴公提督畿內學政學韶因之與
文士游從居四年其學益有得其為文益奇會當復試
有司遂言於公以歸且過予言別予告之曰學韶子之
親所以教子與子之所以承其教者蓋將以儒名也取
科第階仕進儒者固未嘗不以為榮而其所恃以為榮
者在慎其身以歸諸道也蒲之士命儒者衆矣修詩書
之業懷致用之具以奮起後先者固彬彬其盛然而其
處也為端士其出也為名臣亦惟其身之修與道之行

而已學韶之歸其益加勉焉毋重外而輕內毋徇名而忘實以求無負乎仕豐之教使人稱是父是子則他日決科從仕又當無愧乎侍御之聲烈人又將以宅相稱之進而與天下士齒抑豈止於莆之士哉學韶勉之

送吉安太守虞君序

人恒言吉為郡難治士由臺省官出守者率以難治治之設機防事鉤撫深文巧詆無所不至而民始有不堪政始有不達理固宜也乃諉之曰是誠不易治噫豈其然哉宋張益州謂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雖齊魯亦不可治豈獨吉乎哉夫吉江右名郡也衣冠之所

萃藝文儒術之所興視他郡特盛使為守者道之以禮
義敷之以教化簡其役均其賦畫一其政令以拊循其
民民其有不從以興起於善者乎不然則街談巷議彈
射構扇無地無之而獨謂之吉何哉予遊兩京與吉士
大夫游見其稱吉守之賢其近者姑弗論其遠者得三
數人在洪武永樂間為朱守仲智蘭守芳在宣德正統
間為賈守節陳守本深朱最廉介其政尚清簡蘭有幹
略民妄言縣業銀宜置治蘭言於朝寢之賈以理撫
民不妄施敲朴陳平易近民有負冤者親造膝下語得
一言解去即無不悅服之數君者其任官也民安之其

去位也民思之其治之直易易也自餘無聞焉然則謂
吉為難治者豈誠然乎三衢虞君廷宣由刑部郎中近
薦陞吉守吉士與廷宣游者秋官金君章冬官李君遇
皆嘗頌美乎數君而思得如其比者比得虞君以為賢
蓋謂虞君之守吉當繼亂之後正吉人望治之日也夫
繼亂而治者必易於為理望治之切者必易於從化然
則其俗既易治其時尤易為而重得虞君以難得之賢
他日政成抑豈徒繼諸君後而不尤追蹤於前哲也哉

贈徐廷厚學正序

國朝令典三歲一開科會試以綱維之任付禮部權衡

之任付翰林維時禮部暨翰林諸臣咸祇服厥命既甄別士類以甲乙第之其去留多寡之額則受成于

上而罔敢專焉蓋國家養士滋久士與計偕者多奇才異能有司初並列甲科比奉宸斷至多不能盡取始

抑置乙科則凡居乙榜之首者皆甲科才也予自庚辰甲申之歲兩司考校皆目擊其事因竊嘆外議常以是優劣士至或因之而訾有司之不公不明噫豈其然哉成化己丑春天下士復會試京師試竟吾鄉徐廷厚氏其名在乙榜首當為州學校官友有尼之者曰以子之才嘗試于鄉占上第表其文為學者式今進而遊太學

者逾六年其造詣益深其入次有期盡少需焉上可得
進士次亦不失為郡縣長貳子胡汲汲於是也廷厚謝
曰吾親老矣吾思具朝夕之養

今天子明聖急於求賢吾思闡文教育英才以充任使
吾志也子誠善我如吾志何遂拜官究之曹州學正過
家奉母以行且行以予有一日長請言為規予聞之古
人云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
悲又云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將來科場亦有人才以
備采擇夫為人子而得祿以養親者孝也為人臣而得
人以事君者忠也忠孝人道之大端也廷厚持是以往

以教于曹俾曹士嚮方曹風易俗超然獨盛于今以遠
邁乎古有鴈鳩均一之美無蒼蔚朝濟之患吾於廷厚
有望焉冢宰李公執中曹士之先達也廷厚涖職之暇
時往訪焉其必有以益予矣

贈儒醫蔣汝珎序

昔人有言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相佐天子出政教興禮
樂論道經邦亮采惠疇作舟楫霖雨以濟天下位高而
人愈戴祿厚而人愈懷庶官有司莫敢望下風而仰餘
輝醫特一介士尔夫焉可擬其倫哉蓋以勢言不以理
以事功言不以心雖謂之絕天淵可也然醫仁術也操

一七劑以拯人于危而使室者通憤者明呻吟者息而
疾痛者瘳非宅心之仁與燭理之明有未能焉士有是
心而不能達之天下則願擇術於醫以行之一鄉一邑
不猶愈於無所用其心乎予於是有取於醫而於吾友
汝珍抑有感也往年吾族有病熱者其始迎汝珍視之
曰形體雖腴而神氣實耗治之非六十日不可病者忿
亟召他醫曰可一藥愈投之以苦寒之劑陳莖去而真
元竭遂不可為矣未幾予兄廷偉遘疾首夏惡寒肌熱
自汗他醫請以瘧治之汝珍曰此喜怒不節勞役所傷
火旺以乘脾土似瘧而非者也治之之法宜以甘寒瀉

火邪甘溫補中氣盡數劑愈矣後疾已如其言不爽嗟
夫汝珍誠醫之良者也用之則疾瘥不用則身危是何
異於世之任相者哉伊尹有商之賢相也嘗五就桀矣
桀不能用以至於亡成湯用之而王天下虞不用百里
奚而亡秦穆公用之以成霸業兩魏在漢非不見用而
恭顯專恣有用之而不盡者唐之房杜皆隋朝舊臣宋
趙普諸賢亦嘗臣事周矣豈其才有豐嗇亦由用與不
用而國之興亡判焉林甫入相曲江去位欽若與軸菜
公司論用者非賢賢者不用世主豈故為是之倒置哉
亦辨之不早也予於是有感於用醫者醫非不良或擯

不見用或用之不盡而世之庸妄者方求售不服欲入之無惑難矣予既重汝珎又重吾兄之不惑遂書此贈之亦庸以為有志於斯人者告云

賀陳氏二親榮壽序

越之餘姚有隱君子曰陳允恭者其為人恪謹而信惇敏而毅學古道以行于今世世之人不必知道不同也然其所謂道者亦豈有外於仁義特好古人為奇節異行有識者雖知之亦不能詳也予與越士大夫游嘗竊聞其一二君嘗行道中得遺金見一婦出廁方携兒前行意金為婦遺者跡之至其家而婦覺遂舉還之婦家

感其義願有酬不納問其名不語也其性最不喜異端
間遇浮屠氏輒掉臂去不顧或謂其太辨君曰懼其免
已也有人以寒餓告者傾貲與之不靳或謂其當資冥
福雖一錢不授也其持已以正處人以義君持是道以
行于鄉今老矣而志不變於初行不毀於成審如是人
之知不知奚恤哉夫不同於今者既有合於古然則不
見知於人者又安知不有聞於後哉君有子五人皆教
以學術特於其中子清曰是兒尤聰慧不凡嚴訓迪之
歲己卯舉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擢南京刑部主事今三
載獻績于朝且行矣其鄉人經衛邵宏文與君游請

文賀之且曰今制士之仕兩京者

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庫鉅視其子則君去是有郎署之秩既榮矣君今年七十有五其配當封孺人曰任氏亦七十又同登古人所謂希有之年不可謂不壽榮且壽必有賀焉此情也亦禮也予聞之自古有道之士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以榮壽稱而又頌以文詞無乃非君所樂乎雖然榮非仁不可得壽非德不可致斯固天之所以報君者則不可無述故預為之以復宏文以遲其子歸拜家慶之日授之使獻焉

贈李克恭歸毘陵序

天下之事有關乎情而能行之以義者雖察也不失為智雖悍也不失為勇雖私於一己而不患不公於衆人何也直在此而曲在彼也直在此而曲在彼此君子所謂自反而縮故雖當鄙暗之人持武斷之威勢不敵而計不行者猶將以理勝之況際時清明公卿群有司開誠心布公道省徭薄賦猶恐其或不均豈有不察誠偽挈挈然驅之就役使不得一至於前以直情而吐氣者哉此吾於李克恭氏之來有足徵者克恭之先曰茂嘗戍皖城其傳至克恭族子凡三受代矣里胥有以李姓

同者其名成與茂字相似白於官當繼補京衛營金工
克恭諍之不得則毅然請行比至京以予有鄉里故過
予言論娓娓不倦予觀其貌雖衰而其氣甚壯聽其言
雖煩而其指多有理其言曰兵有尺籍而民有版圖列
之有司者可覆也又曰人皆欲遺子孫以安而吾獨遺
之以危故吾不辭垂老之年思欲一伸吾喙者期無為
子孫累也又曰昔之忤害者或巧中于隱微之間而今
則力排于疑似之際此吾所以不憚遠涉而必欲露款
於輦轂之下者求無措身於機陷也未幾冬官果質
其誣當免役克恭歸有日鄉宦遊邵叔端輩請言贈之

思軒集卷三
子因繹克恭之言如欲遺安於子孫者雖若私而實公
欲脫身於機陷者雖若悍而實勇欲按視於圖籍者雖
若察而實智智者心之明勇者氣之決公者理之存然
則有遇事如克恭者烏可以其情自沮哉有執法於遇
克恭類者又烏可不辯曲直而徒使之銜枉而不伸哉
予因序克恭之行重以為世告云

送大理評事章君歸省序

德懋章君越之蘭溪人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
略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
以易經魁剡士丙戌再至禮部褒然舉首入翰林為庶

吉士踰年拜官編脩屬時 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
臣詠詩君謀諸同官莊君景黃君仲昭曰 國家無事
海寓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
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仁聖孝奉

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為
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不樂者吾輩曷
進諫焉越明日三君者同上章大要以培養

聖德為本如長公旨

上怒左遷君臨武知縣會廷臣有言

上頓悟遂改命大理左評事來官南京滿三載君援例
歸省士與君游者謂其親康強君仕有榮名顯秩今茲
之歸其樂有不可勝言者予竊以為未然古之名臣一
念不忘君先憂後樂未嘗專以為己也今朝廷可謂
無事然大臣之在位者未必皆賢庶官之在列者未必
皆良宿將之在邊陲者未必皆才且雄則怙寵專恣徇
利忘義以干國憲者有矣今天下可謂無事然水旱荐
臻年穀不升京師疫疠民饑流逋滿荆襄嶺南寇盜
猶未平則征歛不經賊害無辜以傷和氣者有矣此皆
上所軫念而宵旰不遑者君之心亦慮及此乎苟及之

則其歸有不耽於樂者拜慶之餘幡然而來求其時之
可言事之可行者將不顧忌諱不擇利害而言且行之
以毋替初心則傳所謂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
成其信為庶幾矣

思軒文集卷之三